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三十、昏林森厲影 危巖密莽奔高人

公亮等四人急丁拜見雲老人，又因虎女未歸，林中終年黑暗，自己帶有土人特製的燈火，虎女所騎猛虎目光如電，彼此老遠均可望見。萬一尋不到雲老人，虎女總可遇上。一味加急前進，並在沿途樹上留下標記，以防走迷。因有紅牘警告不令在兩山交界埋伏窺探，西山土人業已通知，所需乾糧也經二虎輪流送去不少，香粟村已有石、伊二人送信，虎女未回，反正無事，正好抽空拜見這位世外高人，別的均未在意。四人武功雖有高低，腳程也是公遐夫婦較差，但是林中暗如深夜，到處巨木叢生，極易走迷。既恐失散，又恐走單，遇到毒蛇猛獸暴起傷人，開頭一段四人分作兩行，並肩同行，相去不過數尺。婁、秦二人惟恐公遐夫婦本領較弱，林蓉又是女子，初走這類森林奇險之區，諸多可慮。

公遐心又最熱，不便勸他二人在安樂洞守候，為防萬一，特請二人在前，每遇險阻之處，不時搶往兩旁暗中照護，幾次過去，被公遐看出，覺著婁、秦二人固是好友義氣，自己比他年歲較長，休說劍術，便是武功暗器也差得多。方才來時不曾細想，照此走法，二人一定為我耽擱，否則虎女剛走不久，以他二人的腳程必能追上。

萬一此去撲空，或是不等趕到虎女已先迎來，豈不冤枉，越想越不過意，心生慚愧，知道二人熱腸肝膽，既然同路，決不肯中途而廢，使我夫妻退回；如期同行勢必徒勞。悄告林蓉，想什說詞，分成兩起，各憑運氣，以免延誤。

林蓉早已想到，本想不來，因知未婚夫婿自覺本領不濟，急於尋訪高人求教，心志誠毅，不忍勸阻，只得同來。

林蓉聞言悄答：「遇哥，讓他二位先走定必不肯，還是與之明言，我們再走快一點，方免兩誤。其實此舉多餘，雲老人是四妹恩師，聽四妹和我所說口氣，這位老人家只不願我們因人成事，並想激勵東西兩山土人團成一片，以眾人之力，除眾人之害，再興眾人之利，各用本身力量戰勝艱危，暫時不肯相見，早晚仍可拜見求教，不必忙此一時。」

「方才你第一個要來，本想勸阻，繼一想邏哥有此誠心毅力，又肯下苦功，到香粟村才兩三天，你只聽大哥、七哥稍微指點，定必懇懇求教，虛心請益，絲毫不肯放鬆，人又正直謙和，老人見你至誠，定必嘉許。我是你未來妻子，義共安危，自應一同上進，不應畏難膽怯，方始跟來。照我沿途計算，三停似已走了兩停，可是前途形勢越來越險，有的地方據說生人決難通過，到時你不要開口，由我來說便了。」

公遐聞言心中感激，剛剛應諾，婁、秦二人忽由後面趕上悄說：「沿途形勢越發險惡，時有各種異嘯之聲遠近傳來，寇兇、蓉姊必須留意。」

話未說完，前面便遇大片密林阻路，黑暗之中也看不出那是什樹木，只見巨木駢生，不是互相擠軋無路可通，便是虯枝蟠結上下糾合，宛如犬牙交錯，無法穿行。枝頭更有驚蛇亂竄，雖然不甚長大，為數頗多，時有發現，一條條的長短蛇影上下飛舞，驚竄不已，窸窣餌餌之聲宛如風雨驟至，勢已驚人。

所帶燈火初入林時也頗光亮，能照十步之外，及至到了密林深處，不知怎的會昏暗下來，綠幽幽鬼火也似，相隔三尺左近便看不出人的面目。殘燄閃閃，暗無光華，四外黑影沉沉，一些枯枝斷木搓梯挺立，昏燈影裡彷彿大小鬼魅張牙舞爪悄悄掩來，想要攫人而噬。

林中靜得一絲風都沒有，所過之處蛇虺伏窺，啾啾唧唧如聞鬼語，各種淒厲刺耳的異嘯之聲時遠時近，相繼傳來，越顯得景物陰森，悖人心魄。有的地方那合抱粗細的巨木石樹日久年深互相擠軋傾倒，樹枝不往上長，卻往橫裡竄去，見縫就鑽，密壓壓結成老大大一片樹幕，最低之處快要接近地面，人不能俯身而過。

稍微空疏之處，又被這些樹枝互相糾結，還有許多寄生藤蔓，比人臂還粗，亂網一般遍地皆是，一直纏到樹上。休說是人，便是蛇獸也未必能夠穿過。四人繞走了一大段，越走越難，形勢也愈危險。偶然尋到行列較稀之處，剛走不遠，又被密林藤網擋住，不能過去。

走著走著覺著頭上樹枝飄動，隨手一撩軟膩膩的，舉燈一照，原來是些毒蛇，垂頭向下，被燈一照全都驚退，紛紛縮回樹上，差一點沒被咬上一口。再加仔細定睛四顧，那一帶樹上到處都掛有這類毒蛇，一條條紅信頻伸，凶睛閃閃，在暗影中隱現閃動，才知誤入蛇窟。

這一驚真非小可，總算這裡毒蛇終年生長森林之中，最長的只得八九尺，沒見過人，又懼燈光，四人身邊均帶有避毒藥草，否則這多毒蛇，多大本領也非受害不可。最怕是這裡許來路的地面都有毒蛇盤踞。四人先不知道，等到警覺，業已深入，四面八方無一處沒有毒蛇倒掛，知其來勢如風，為數又多，稍一疏忽，必遭毒口。

樹枝離地更低，最高之處離頭才兩三尺，低處還要低頭俯身而過。越看越怕，只得四人背抵背，各用手中兵器四面防護，緩步退出，想盡方法躲避，也不敢去撩牠。好容易退出蛇林，俱都握著一手冷汗，連說好險，可是誰也沒有退志。

正在尋覓途徑，林蓉驚道：「這一帶林木繁密，毒蛇既多，藤蔓滿地，四妹騎著那大一隻猛虎如何能夠通過？算計來路途程應該到達，可是四妹和我所說那幾處地勢標記全都不符，定是途中把路走岔，依我之計，不如把人分成兩路，一左一右覓路前進，沿途用刀劍在樹上留下標記，無論何人，只要尋到四妹所說那幾處疏林水塘，便用方才所帶竹吹招呼。」

「萬一遇險也可求援，豈不比聚在一起亂闖要好得多？時候已久，再與四妹途中相左，累她愁急，更是冤枉，不知三弟七弟以為如何？」

婁、秦二人先不放心公遐夫婦自成一隊，執意不肯，後來越走越覺不對，休說虎女所說途徑，連來路所留記號均尋不到。因想往返沒有多少時候，又都吃飽起身，各人只帶了一葫蘆水，未帶乾糧，想起森林迷路最是危險，一個不巧，往往十天半月走不出來，甚而餓死在內都不一定。

雖然林中住有異人異獸，虎女路熟，又有兩隻猛虎，回洞得信也必尋來，不致那麼兇險，到底可慮。又見那一帶離開蛇窟已遠，沿途雖然照樣昏黑，形勢卻極安靜，方才所聞各種極淒厲的異嘯業已停止，偶然聽到一兩聲，相隔也遠。互一商量，覺著試上一試也好。

於是四人分成兩起，一左一右各自覓路前進，尋到途向便用竹吹通知。婁、秦二人初意彼此方向相差不多，竹吹當可聽到。哪知森林之中不比空山，竹吹聲音均被沿途大樹擋住，稍微隔遠便聽不到。因防引來蛇獸怪物，上來約定，每走出十來丈才按照所約暗號傳聲示意，並告所行方向，稍有警兆便即停吹，除非萬分危急不許連吹。

走了一段，公亮覺著對方竹吹之聲沉悶異常，還當隔遠，後來聽出聲音越悶，幾聽不真。忽然想起大樹阻隔，聲音不能透遠，心中一驚，忙照預定發出信號，要公遐夫婦速往會合，仍作一路同行。連吹了幾次竟無回音，知己隔遠，好生愁慮，忙和秦真照著方才所聞竹吹來路斜穿過去。本意是恐公遐夫婦遇險，趕往會合，如真無路可通，索性覓路回去。

不料這一分路，竟被密林居中間斷，無法通過。料知公遐夫婦必在密林那面向前進發，只得且吹且走，朝前急趕。一口氣趕出三四里，公遐始終沒有回音。正代他夫婦擔心，又悔又急，忽然發現右側橫著一條小山，雖不甚高，形勢險峻。剛想起虎女前說老人隱居之處前有池塘，後有小山，但應偏在路左，不應在右，山對面又不見有水源，仔細一想，忽然醒悟，待要越山而過，察看山那面有無池塘，便可看出幾分，忽聽一聲虎嘯由隔山那面隱隱傳來。

聽出虎女所騎，忙取竹吹回應，一面朝那土山趕去。那山高只十餘丈，做一長條橫在林中，從上到下都是樹木藤蔓。二人仗著一身輕功，一路攀援縱躍飛馳而上，還未到頂，便覺山那面光景較明，似有天光下漏，虎嘯之聲也越來越近，連虎女呼聲也同聽

出。二人一面回應，一面飛身往上趕去。

到頂一看，前面忽有白光閃動，定睛一看，果是大片湖蕩，相隔約有一兩里路，天光由四面環繞的密林高樹之中透將下來，照在那數十畝方圓的湖蕩之上，宛如一片極大的晶鏡，吃四圍暗影一襯，更顯光明。再看湖對面小山腳下，只有幾株大得出奇的古木，既無房舍，又無崖洞，天光反映，看得逼真，不像有人居住神氣。

虎嘯之聲已止，連人帶虎全都不見。公亮想起未了一次虎嘯好似就在前面，相隔湖蕩不遠，連愛妻呼聲俱都聽到，按說應該臨近，如何不見？以為下面林木陰森，光景黑暗，也許人在山下，虎的目光被樹林擋住，故未看出。連喊了幾聲「四妹」，未聽答應，一面同了秦真由暗影中覓路走下。因這一面形勢更陡，藤樹又密，冒失馳下反易失足，不得不加小心。

知道虎女性情，這等昏暗危險之地決不會故意隱藏取笑，如何快要對面，虎、人忽然失蹤？心正驚疑，人也快要走到山腰上。二人目力本強，在暗如深夜的黑林之中走了半夜，前面又有天光反映，比來路好看得多，腳底恰是一片草地，那些大樹均比小山還高，立處離地只三四丈。

秦真心急，又仗著一身極好輕功，一聲招呼，當先往下縱去。為防萬一，一手拿著特製的羊皮燈，一手舞劍，提氣輕身朝前下縱落。公亮在後，瞥見劍光人影，所到之處果是一片平野，野草高只尺許。

秦真落處還是一片空地，草都沒有，連忙跟蹤縱落，眼看離地不過丈許，忽聽呼的一聲，情知有異，忙喝：「七弟留意！」同時凌空一個鷄子翻身，往旁一側，隨同下落之勢，右手緊握寶劍，偏頭回望，剛發現一個似獅非獅，比獅略小，血口開張，上面現出兩團碧光閃閃的凶睛，後面好似還有一段長身的怪物，由來路山腰上朝人斜躡過來。

暗道不好，一面下落，一面反手一劍，待要凌空揮去，忽聽腳底一聲嬌叱，接連三四點寒星已由身旁飛過，朝那怪頭打去。剛聽出愛妻口音，忽又聞得一聲虎吼，人也落到地上。黑暗之中也未看清那怪獸是蟒是獸，剛脫口喊得一聲「四妹」，猛又聽銅鐘般轟的一聲怒吼，震得木葉驚飛，簌簌如雨，兩耳嗡嗡，半晌不絕，同時瞥見嘯聲來處現出兩團金光，流星電射，由斜刺裡疏林高樹之間飛將過來，在暗林中略一隱現，便朝前面撲去，來勢神速已極。

那帶著兩團碧光的怪頭似被虎女暗器打中，凶睛連閃幾閃，張開血口，一聲極淒厲的怒嘯，把頭一搖，正要朝人猛衝過來，不知怎的忽然電也似急縮退回去，跟著便聽虎吼連聲，虎女所騎那只大虎已由怪物退路暗影中猛躡過來，方才怒吼和那兩團金光正是紅牯，同時趕到，由虎身上面凌空越過，朝怪頭撲去。跟著便聽雙方惡鬥騰撲和怒吼厲嘯之聲。

虎女、秦真相繼趕到，三人聚在一起。

虎女正埋怨公亮：「方才不說同行，人走之後不該冒險尋來，這一帶毒蟲猛獸甚多，連我到此也須小心，沒有恩師和紅牯接應也不敢輕易越過，如何這等大膽？」

公亮一聽這等兇險，想起公遐夫婦必還未到，忙喊：「四妹先莫埋怨，快尋寇兄、蓉姊，他二人和我們同來，在離此六七里的樹林之中分手，音息全無，如何是好？」

虎女正要發急，忽聽紅牯吼了幾聲飛縱過來，怪物聲影皆無，似被紅牯所殺。

虎女忽轉喜容道：「他兩夫婦居然因禍得福，你們放心好了。」

妻、秦二人忙問：「怎麼知道，寇兄夫婦遇見了麼？」

虎女笑答：「我還不知底細，只聽紅牯吼聲，牠說寇兄、蓉姊已被林中另一位高人救去，那是我的師伯，連我恩師也在那裡。新來妖人已早知道，恐我在此久候懸念，又料你二人既由蛇窟前面與寇兄蓉姊分路，必要誤走黑林山，一個不巧，遇到山岩下面藏伏的惡蟲，難免虛驚，特令紅牯趕來送信，就便接應，命我三人隨牠同去。」

「我和紅牯還是上月在森林中巧遇恩師才得見到，相識不久，他那獸語只聽出一個大概。虎媽以前暗中和牠來往見面，彼此吼聲雖能通曉，對我卻有好些意思說不出來。好在這兩位師伯在森林中隱居年久，恩師和他多年舊交，不是外人。上次來見恩師還曾談起，久想拜見，未得其便，所居山洞又極隱秘，外人難於走進，離此卻不甚遠。」

「方才三哥所見獅面蛇頸之物，乃是這裡藏伏多年的一條惡蟲，形如穿山甲，卻生著一個大頭和丈許來長一條長頸，雖然猛惡，頗有靈性，只有紅牯能夠制牠。恩師因牠口中腥涎所結晶粒具有解毒妙用，又最戀家，從不遠出傷害人畜，離牠巢穴方圓數里之內毒蟲絕跡，因此不肯傷牠。方才那樣急叫，必為紅牯所制，吃了苦頭。我深知這東西的猛惡，先是恐你二人無心受傷，因其靈警非常，最愛護牠的腥涎，便令虎媽繞往牠的巢穴激使回鬥，一面暗中掩來。」

「不料這東西今日發了凶野之性，連身飛起，竟想傷人，一時情急，連放四枝飛針，多半被我打中。此舉雖是急於救人，未免違背師命，也須前往稟告。此行一舉兩便，我們快走，到了路上再說吧。」

說完，先往虎背縱上，騎向前面，再令公亮居中，秦真在後，仍是三人一虎，由紅牯在前引路，同往西南方密林之中馳去。公亮貼坐虎女身後，見虎行之路多是巨木密林，最厭之處僅容一虎通過，稍不留意腿便擦向樹上，光景又極黑暗，不到臨近決看不出。

那虎隨著紅牯繞樹而馳，左轉右折，時進時退，走得極快，空處極少。先恐虎行大速，一不留神撞在大樹之上受了誤傷，連呼「四妹將腿盤起，不要垂向虎的兩旁，以免磨擦，傷了皮肉衣服！」

虎女笑說：「無妨。」後來看出所過之處，無論多仄多暗，均由當中馳過，連衣服也未擦上。一問虎女，才知那虎目力特強，多麼黑暗的地方都能看出老遠。雲老人和隱居林中的這兩位高人交情甚厚，紅牯當時奉命往來兩地，更是輕車熟路。否則，這一帶到處巨木密林，形勢最險，常人到此，無論走往何方均要迷路，困在裡面進退兩難，早晚饑渴而死。

妻、秦二人聞言才知厲害。再借燈光沿途察看，那些大樹多半平地直起，粗達數抱，疏疏密密十九相同，雖有空闊之處，前進不遠便被駢生巨木擋住去路，往往進少退多，舍寬就厭。三人兩獸在這暗無天日，靜如死域，陰森黑暗的森林之中繞越穿行，走了半個時辰還未到達。

秦真坐在公亮身後，見久不到，好生奇怪，高呼：「四姊，我們和寇兄、蓉姊分手沒有多時，便越過土山遇見四姊，跟著紅牯便到。說他二人巧遇高人，命引我們往見，照情理說相隔定必不遠，如何走了這些時還不見到？還有土山前面不遠有大片水塘，雲老前輩想必住在那裡。當地天光下映，彷彿山腳一帶既無房舍又無崖洞，令師可住在那裡麼？」

虎女回顧笑道：「七弟，你未看出我師父和紅牯便住在湖邊兩株大樹之上，風景頗好，林中許多野獸每日由中午起分班按時去往塘中飲水游泳，內有許多奇怪東西我都不曾見過。至於那兩位師伯所居洞府，因和恩師見面不久，一他老人家暫時不許洩漏他的形跡。你三哥又老跟著我，不便丟他前往，前後才去過四次，只知離黑林山恩師樹巢才十來裡，按說應該早到。看此走法，想是這一帶森林太密，須要進退繞越，不能直穿過去，想必也快到了。」

秦真又問：「照此說來，紅牯必還另有走法，否則寇兄、蓉姊和我們分手並無多時，我和三哥沿著一片密林急馳，途中並未停留，紅牯怎會來得這快，此去又是這多時候還不見到。」

話剛說完，紅牯忽然轟的一聲巨吼，身形一閃，飛入前面暗影之中，不知去向。跟著，便聽前途樹上枝葉騷動之聲甚急，林中黑暗，看不出來，靜心一聽，那聲音少說離地也有二三十丈，虎也同時吼嘯起來，走得更快，繞樹而馳，和走馬燈一般，左旋右轉一晃又是老遠。

虎女笑道：「這東西天性好勝，真愛逞能，原來牠另有走法，方才竟是由樹枝上面穿越過來，自然快得多了。」

公亮驚問：「你說那兩位師伯的洞府二虎似未去過，林中昏黑，這一帶樹木又粗又密，沒有紅牯領路如何過去？再說，這類千年以上的前古森林，上面枝葉最厚之處何止十丈，樹枝糾結比帳幕更要嚴密，休說天光，連風雨都難穿透一點，紅牯便是異獸通

靈，生具神力，也決不能隨意穿通上下。四妹所料恐未必有此容易吧？」

虎女笑答：「你哪知道這東西的厲害，牠非但週身堅如鋼鐵，力大身輕，並還通靈異常，御風而行，急逾飛鳥，樹枝只管厚密，仗著心靈，記性又好，目力更強，必有通行之法。牠並不需要穿出樹頂，只在樹枝隙裡穿行，省卻許多繞越，自然要快得多。牠那目力更是好得驚人，那日我曾試過，這樣黑的森林，我因不信恩師所說，將三枝飛針分朝三面打去，業已深嵌入木，外面沒有一點影跡，命牠往尋，晃眼全數尋回。」

「那麼堅厚的樹幹，被牠手一抓便成粉碎。這類猛惡的通靈異獸，全仗二位師伯用多年苦心將其制服，又經恩師收容感化，不奉命從不殺害生物，要是任性為惡，便我三人對付牠一個也決不是對手。牠和二虎均能聞聲知意，不會迷路。那日恩師曾說，二位師伯的洞府深藏山腹地底，冬暖夏涼，景物靈奇，外面也是一座小山，前面橫著一條溪流，一點看不出來。你看虎行這快，定是快到無疑。」

跟著便聽紅牯吼聲由遠而近，與虎嘯相應。虎女方在笑說：「果然料得不差，前面就是恩師和二位師伯所居。我雖不曾來過，聽說溪流甚寬，當中一段無什樹木，非但天光下映，溪中還有大片青蓮和兩種生在水中的花樹，終年花開不斷，如何不見？」

公亮、秦真還未及答，紅牯吼聲已由遠而近，虎也吼嘯相應。眼看前面巨樹駢生，行列越密，方覺難於通行，忽又聽左側樹枝騷動響成一串，先是紅牯由樹上縱落，同時又有一個年約十二三歲，身穿一身白色短裝，腰圍蓮花戰裙，手持一根似槍非槍銀光閃閃的兵器，身後還有一個身材矮小的白衣少年一同趕來，見面笑說：「你是雲師姊麼，這兩人想是婁公亮和秦真二位哥哥了。師父和二位師叔早說你們要來呢。」

三人見那幼童生得短小精悍，雖是小小年紀，動作如飛，滿臉英銳之氣；同來少年比他年長一倍，人卻沉穩，立在一旁微笑不語，彷彿幼童行輩較高神氣。心中奇怪，知道這類高人奇士並不以年紀來分長幼，入門也有次序，不能因他年幼便生怠慢。

公亮更恐愛妻心直計快，說話冒失，忙即搶前答道：「二位師兄尊姓大名、小弟正是婁公亮，此是七弟秦真和四妹雲萍。聽說師兄洞中共是三位師長，名姓也望示知，以便少時拜見，以免稱呼大禮。」

幼童朝少年看了一眼，少年接口笑道：「此是大師伯門下小師兄祖公達；小弟龐浩。四妹的師父是三師叔，與四妹同姓，聽說還是一家，今日才知，詳情未便深詢。家師鐵黎老人，大師伯祝一公。雲師叔本意女賊婆師徒毒針厲害，想將御毒針的皮衣面具分數制好與諸兄姊妹送去，事完再行相見。」

「不料大師伯坐關多年。已有三年不曾出洞，今朝恰巧坐關期滿，無意之中同了小師兄頭往左近林中走動，恰值寇公遇師弟夫妻在林中遇險，為大群毒蛇所困。先是小師兄無意之中與之相遇，後來發現遇險，趕往解救。不料那群毒蛇原和林中特產毒物甲蠍惡鬥，被他夫妻無心撞上，蛇群雖被小師兄驚退，卻將毒蠍驚動，正在拼鬥，被大師伯聞聲趕去，用千年雄精丸將毒蠍殺死，救回洞去，問知經過，他夫妻便苦求拜師，人又中了點毒。」

「大師伯生性剛直，對於門下取材甚嚴，本無收徒之念，聽他二人說完經歷，大加垂青，非但連他夫妻一齊收下，並對家師和雲師叔說：像巴家莊這伙賊黨，不是多年巨賊大盜，便是為害民間無惡不作的兇人，為首的又是一個土豪惡霸。敵人聲勢浩大，能手頗多，照你所說，無論多麼困苦艱難，危險厲害，均應以本身之力聯合眾人之力將牠克服戰勝，不能依賴旁人。」

「此言雖極有理，但要知道，人都一樣，除暴安良人人有份，遇見這類事誰都不能置身事外。我師弟兄三個也是眾人之一，如何為了自身本領高強，覺著對方不堪一擊，便只暗中相助不肯出手？你想借此一戰團結兩山土人，磨礪他們志氣，以為異日共同努力轉入安樂之計，說來雖是好想，內中仍有毛病。」

「第一，為人雖要以己力去渡難關，但是彼此心志相同的人仍應聯合一起，有力量的人多一個好一個，不應有什成見。第二，既是許許多多的人力連成一片，當然越多越好，使其容易成功，還可免卻好些傷亡。何況對方還有好些五台、華山兩派凶擊在內，不是常人所能抵敵。固然眾志成城，終於必勝，多上兩個專一應付凶擊的能手，事情便要容易得多，不更好麼？」

「雲師叔和家師經他老人家一說，心意也有一點活動，仍不十分贊同。大師伯見雲師叔答話遲疑，自己因守昔年誓言不能遠出，以為雙方心意不同，笑說：『我自昔年隱居此間，便一心練我《白陽圖解》，不問外事，共只為了一點閒事，在初來第二年去往三原走過一次，無意之中救了一個孤兒。」

「彼時公達年才三歲，急切間無處安頓，我又急於歸來，只得在大風雪夜用棉被將他包好帶來山中，打算撫養兩三年，稍微懂事，順便托二師弟帶往山外，托人撫養。不料三師弟和我一樣，奉有先恩師遺命，發現遺書，都要在山中修練，不能出山。跟著二師弟也尋了來和我住在一起，誰也不能遠出，山中又無人上門，便耽延下來。」

「先恐公達久居山中，將來不能謀生，從第四年起便教他熬練體力。初意只在空閒時教他識字，學點強健筋力之法，一遇機會便送往山外，托人撫養。誰知此子聰明非常，和我親如父子，見什麼學什麼，一學就會，從小便知用功。八九歲上又巧服了一種強身健力的草根，當時週身腫脹，痛苦非常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先還當是中毒，後來看出不是。」

「為他連用了七日夜的心力，方始復原，腫消痛止。由此身輕力健，能夠獨追逃鹿，手捉飛鳥。當他病好能開口時，問出原因，再往尋那草根，共只一株，所剩枝葉已被野獸吃去，至今不曾再見，也不知是什麼東西。因其年紀越長，心思越靈，膽勇氣力也越大，朝夕相處，親如父子，一聽說要送走，便悲哭終日，寧死不去。」

「我因以後練那《白陽圖解》，每一坐關便是兩三年，恐他寂寞，又防膽子太大，孤身出外打獵遇險，心中也真憐愛，這才不等《白陽圖解》練成便先收徒。事也湊巧，剛拜師不久，先是二師弟尋來；跟著三弟所收騎虎孤女雲萍業已長大成人，獨自移居林中，日常均可相見；並還收了異獸紅牯，有事隨時均可往尋。」

「此子本極勤奮，二弟來時又收了一個徒弟，用功時多一同伴自好得多。本來我想我們老師兄弟每人均收有一個弟子，大家都傳人。可惜昔年我和三弟奉命清理門戶，門人本就不多，剩下一兩個也因崆峒鬥劍送了性命。如今老來共只三個男女門人，終覺人少，打算練完《白陽圖解》開關之後大家留心物色尋找幾個，以為將來師徒合力修積善功之用。」

「今早功行圓滿，第一次出洞閒遊，便遇見這兩小夫婦，人雖未傷，但都中了一點毒氣，不是當時所能痊癒，如非特製解藥，命已不保，須要經過一二日夜才能將毒去淨，這才帶了回來。難得他夫妻都有這樣志氣，人更善良，又是尋訪三弟而來，先想令他二人拜在三弟門下，現在變計，由我收徒，乘著巴家莊群賊人未到齊以前，一面用緩反之計使其膽寒顧慮，不敢妄動，勢必到處勾引兇人，意圖大舉，我卻加緊傳授他師兄弟三人的內功劍術。」

「好在他們武功都有一點根底，人又聰明，《白陽圖解》我已照先恩師所說，全數領會，只要各人有口好劍，真個登峰造極自辦不到，想要速成，用以應敵，如能用功，有個十天半月便可應付。這類好寶劍我原藏有幾口，正好合用。這一來和我親身出去一樣。」

「三師叔天性強固，只是贊好，並說寇師弟夫婦難得，別的未置可否，看意思還是不想改變初意。家師卻說：大哥所說雖極有理，我弟兄出去要少好些傷亡，免去許多危害。但是這班賊黨均非小可，個個機警狡猾。我們稍露形跡，不是把那幾個最有名的兇人當時驚走，又留後患，便是看出不妙另外設法搬兵，甚至把那隱跡數十年的老對頭也勾引了來。」

「這幾個昔年漏網的元凶首惡，本來奉有先恩師的遺命，無論如何也要將他除去。我弟兄隱居森林，多年苦練《白陽圖解》，全是為此。賊黨將他引來，照說一舉兩得，無如時機未至，好些顧慮，我們準備也還不夠。這幾個仇敵隱居匿跡已有多年。三弟前三年出山查探，雖聽人說崆峒餘孽又在蠢動，但都是他幾個徒於徒孫，並非本人。」

「我們在此苦練《白陽圖解》，焉知仇敵不因我師徒突然失蹤，想起那年雙方鬥劍時先恩師所說除惡務盡之言，有了戒心，他師徒多少年的搶劫聚斂所得富逾王侯，本無須再出生事，對外說是隱居海外，並還造出入已老死的謠言，使正派中人日久淡忘，不

再注意，他卻帶了大量金銀財主，仍隱崆峒深山隱僻之區，外面裝成一片山林，內裡建下許多宮室，過那荒淫作孽的歲月，一面再想盡方法打聽我們下落，練上許多和以前那樣的毒刀毒針，準備拚個死活。

「照三弟所聞，他門下那些餘孽近年雖在外面為惡橫行，人都借故招搖，鬧上一陣，又往別處，仔細考察，事並不多，看似明目張膽，任性橫行，實則東一處西一處，和以前那樣，日常任性凶殺，無惡不作，並不相同。也許查不出我們下落，所想陰謀毒計業已完成，故意命些徒子徒孫出山引逗都在意中。

「我們如不準備停當，探明仇敵虛實，不是重蹈昔年覆轍，便被仇敵看出我們強弱，一面作對尋仇，陰謀暗算，一面重出害人，為禍更大。故此我們行事必須慎重，樂得乘他此時隱居深山，與這班尋常惡賊兇人無什勾結交往之際，由東山香粟村幾個少年男女英俠為首，聯合兩山上人，將這些惡賊兇人全數除去。我們只在暗中相助，以免急則生變，賊黨情急心慌，輾轉勾結，將這幾個極惡窮凶不到時機先引了出來。

「就是我們穩佔上風，他師徒人多，本領多半不弱，事前如無準備，急切間決殺不完。這類淫凶好色，專喜採補的老少妖孽，只一出動，必有許多良家婦女受害，三弟和我暫時不肯露面便由於此。至於賊黨人多勢盛，還有好些能手快要到來，我們也早防到。動手那日必往暗助，並非置之不問，只不過機密一點，並想借此鼓勵這班少年男女和兩山土人罷了」

「大師伯向來專講力行，不多與人爭論，又是老年弟兄，同門至交，聞言雖然微笑不語，但我看他對於新來二位師弟妹十分看重。小師兄素愛朋友，當公遐夫婦未遇險時便與交談，彼此十分投機。因知大師伯脾氣奇特，不敢做主，又想看看他二人的膽勇本領，心想，既是來尋三師叔，便是自家人，早晚見到，何必忙此一時、稍談了凡句，便借故避開，對他夫婦感想極好，早就防他前行險阻，暗中跟去。

「恰巧蛇群由斜刺裡穿過，二人如避得快。毒蛇正在尋仇之際，也可無事。公遐偏是情急太甚，恐傷林帥妹。斲傷了一條大的，致將群蛇激怒，紛紛夾攻，不是小師兄趕來得快，胸前又帶有專避毒蛇的藥，不等毒蛇追來，人已送命。大師伯本就喜他夫婦，小師兄又在旁邊力求，說香粟村諸仿英俠只他夫妻本領最差，定要帥伯收徒，並還借著一句口風，便將師伯寶藏多年的一對長劍取出，如非中毒未愈，恨不能當時便請帥伯傳授了。

「正命紅牘來接雲師妹和妻、秦二兄，忽有一年多未見的老友不知怎會探出三位師長下落，來此尋訪。這位老前輩姓棘，老賊婆蕭五姑師徒到前生病便是棘老前輩罡氣所傷，凶謀才被暫時止住。否則當夜到了巴家莊，問知經過已早發難，去往香粟村行刺了。我們來時，三位師長正與來客密談，吩咐我們轉告三位，暫時不要人見，可先看望公遐夫婦。

「跟著紅牘跑回送信，說你三人業已騎虎尋來，小師兄急於見面，又因公遐夫婦剛把腹中餘毒下淨，想使他們乘此機會稍微歇息，以便夜來賞月，領略月下初開的青蓮異香，拖我一同趕來。他因性急，遇見生人不喜多說，命小弟代說經過。你看前有天光下映，和那蓮蕩斜對面，那幾株大樹後面便是大師伯所居山洞。洞中終年黑暗，雖然點燈，也頗氣悶，前年才和小師兄在水邊建了一所敞樓。我們先到樓上稍微歇息談上片時，等三位師長送客走後再見面吧。」

眾人邊說邊走，由一樹縫中繞出，約行半里，便見前面天光照，現出大片種有許多蓮花水樹的池塘，聞言連聲謝諾。

祖公達自從初見，忽匆匆說了幾句，以目示意，便由龐浩一人開口，聽完笑道：「你比我年長，不願叫我師兄，原是人情，如何當著外人也是一句一個『小』字？今天寇師弟夫婦喊我師兄，我比他們年輕得多，已覺不好意思。莫如由今天起我們照年紀大小把稱呼改過，省得一口一句小師兄，叫人聽了刺耳。」

龐浩還未及答，秦真聰明，早已看出這兩人非但小的一個功力較高，龐浩口雖喊他小師兄，神情也頗恭敬，又是大老祝一公從小收來的愛徒，料其得有師門真傳，決非尋常，接口笑道：「祖兄不必介意，按理原該以入門先後為序，龐兄想是平日喊慣，又和祖兄同門骨肉之交。我們雖是初見，論起來均非外人。古人傾蓋論文，一見如故，便成骨肉知己，往往傳為美談。

「何況祖兄得有師門真傳，聽龐兄口氣，武功劍術均非我們所及，此後還要常時討教。如因區區口頭稱呼心存客氣，連公遐兄夫婦初拜師的後進同門也以年紀大小來論，非但於理不合，公遐兄人最謙退，蓉姊更是性情溫婉謙恭，也必不肯。還望不要見外才好。」

龐浩也在一旁笑說：「果是我平日喊慣，一時改不過來。你比我先入門好幾年，又是大師伯嫡傳弟子，無論天資學力都比我高，我們不比外人，如其非改不可，便是生我的氣了。」

公達忙笑答道：「不改也可，口頭稱呼，本無關係，原是隨便說笑，無什關係。當初你剛來時，便覺你比我年長得多，喊我師兄於理不合，你因要學竹手箭，又比我晚來幾年，非但不肯改口，還稟明瞭二位師長，定了名次。在此無妨，便這三位哥哥姊姊都非外人，決不至於笑我；將來出山，當著外人就不好意思了。

「你為人拘謹，勸必不聽，明日稟過師父，索性就此一來全數改過，反正都和親兄弟一樣，誰當哥哥也不相干。我命紅牘採了一些野生山果，又將塘裡的藕掘了兩根嫩的。我們同到樓上談上一陣，再見公遐師弟，從此好友越多，還要殺賊除害，真個有趣。師父如許我到你們香粟村去就更好了。」

說時，主人業已請客登樓，公亮等三人見那水塘也有數十畝方圓，佔地頗大，種了兩三片蓮花，最奇是水中還有好些花樹，當中極寬水面，四外古木參天，奇石獨立，風景清幽。那樓背倚木林，面臨碧水，乃是十幾根碗口粗細的巨竹建成。離地三四丈，下面全空，上面只有一層，四面開敞，只用細竹做了一圈欄杆。

上面都是各式藤蔓香花飾滿，五色繽紛。遠看宛如一幢錦繡花塔，上面頂著一大間約有六七丈方圓的平樓，樓下種有高只兩三丈，粗約寸許的特產方竹，恰似萬竿修竹，千重碧雲，簇擁著一幢五色樓台，壯麗已極。上面桌椅均是整塊木樁所制，雖然樸實無華，看去更顯清潔爽目，古拙可喜。

賓主五人坐定之後，公亮等三人均關心公遐夫婦，虎女對於林蓉更是關切，恨不能當時把人見到，幾次想要開口，均被公亮止住，各朝對方暗中留意。仔細一看，龐浩表面謙和老實，貌相也極平常，看不出什異處，人卻言動沉穩，話不輕發，隱含英銳之氣，乍遇不覺，對談稍久，便使人無形中生親切之感。無論何事都是直話直說，有問必答，誠懇已極。

祖公達年紀實在已十五歲，因其身材矮小，粗看雖只十一二歲光景，人更機警沉著，言動都如成人，沒有一點稚氣，只稍微好勝一些。似因隨師山居年久，除同門師弟龐浩外不曾見過外人。聽二人口氣，這二位師長人雖和善，鍾愛門人，管教頗嚴。各人每日均有一定功課，有時還要坐關，動輒經年累月，親近時少。一旦來了幾個外人，又都是心志相投，並有師門淵源的平輩之交，不由喜出望外。

人還未到，樓上便有了準備，酒食山果樣樣都備，擺了一大桌，招待更是慇懃，宛如至交老友久別重逢，辭色全都誠懇親切，也沒有什麼尋常客套，一點不像萍水相逢神氣。心想，高人門下果是不同，難得對方一見如故，人又這樣天真至誠，何必再有顧忌？

虎女首先忍不住，問道：「寇兄，蓉姊今在何處，我們前往一探可好？」

龐浩笑答：「並非不令三位兄姊前去，只為方才來客出於意外，三位師長只顧接待棘老前輩，同往後洞密談，不曾招呼，忘了他二位服有極猛烈的下藥，一時疏忽，未及安排；又知他二人患難夫婦，無須避什嫌疑，便寇師弟也因林師妹中毒較重，四肢無力，意欲在旁照看，未將他們分開。

「不料藥性發動，週身污穢，幸而上衣業已脫下，不曾沾染。我聽公遐急呼方始得知，只得把我師兄的小衣褲拿了兩件，又命紅牘提了兩桶泉水進去，我們不便入內招呼。他二人毒雖打下，人卻疲乏不堪。又因那是祖師兄以前的臥室，他二人還存客氣，林師妹更急得直哭，又走不動。

「後來還是祖師兄由後洞跑出，聽說此事，知道他們下半身業已污穢，如不洗滌乾淨，就有衣褲也難更換，竟將藏了兩三年至今不捨得吃的一粒青靈丸隔門交與公遐，連水遞過，令其夫妻分吃，再三勸慰，說洞中石室甚多，休說可以打掃乾淨，就是捨掉一間也不相干。一面請他二人換好衣褲，移居隔壁房中，並命紅牯鋪好獸皮。

「我們雖怪自己疏忽，同門至交，這樣一點小事自然不足為奇，但他二人毒氣太重，臭到極點。祖師兄平日最愛乾淨，雖命紅牯相助，等他夫妻服藥之後，精力稍復，人也洗滌乾淨，穿上衣褲，又引往洞外小溪分別沐浴，重新換好一身乾淨衣服，送往隔壁一間安臥養神。

「先住那一間也由紅牯打掃乾淨，把舊衣帶往遠處棄掉，那奇臭之氣我二人出時還未退淨，他夫妻還覺不好意思，再三推謝，要我二人避出。恰巧紅牯趕來報信，說三位兄姊已在途中，就要到達，匆匆迎出。

「因恐你們不耐那樣腥穢之氣，人雖移開，非由當地經過不可。他夫妻連經勞頓，也須養神，才請先來此間。我們談上些時，吃點東西，他二人一醒，或是來客起身，紅牯必來送信，我們再往看望，拜見三位師長不遲。」

公達接口笑說：「污穢還在其次，最討厭是那腥穢之氣有毒甚重，雖不至於有什大害，常人聞了頭目昏眩，胸頭還要作惡，實是難當。我和龐師弟雖有避毒的藥，何必多聞臭氣？並非我太怕臭，前聽三師叔說雲師姊最愛乾淨，故想等上一會再去。好在我住那間屋雖也深藏地底山腹之中，因我從小就恨黑暗氣悶，這片森林看去像是大片平地，實是大片嶺脊的山腰。

「後洞一面便通著一條大壑，離地百丈以上，壑底才與尋常地面相等，走在林中的人卻不覺得。內裡洞穴甚多，我弟兄常年無事，想了種種方法，開出幾間鄰近上面的石室和幾條通風之路，有的並可望見天光，日裡不點燈也能看見。起初我和龐師弟各住一間，後因龐師弟那間較大，又有許多天然生就石鐘乳削平的石榻桌椅。

「龐師弟心思更巧，他那一間伸向林外，無意之中掘通了兩處天窗，並還設下兩幅花簾，遇到大雨還可關閉，外有山石遮蔽，外人看不出來，比我住那一間要好得多。先想讓我，我自不肯，後因各居一室，夜來寂寞，由前年起才搬將過去和他同住。洞中原存有許多獸皮、鱗皮可作被褥陳設，除師父、師叔所居後洞一向不用陳設鋪蓋而外，幾間好一點的石室都鋪得有，我偶然也往原住那間讀書寫字，並不真住在內。

「寇師弟夫婦卻是難過非常。其實他二人所下污穢，聽說均在下衣裡面，並非狼藉滿地，稍微洗滌便自乾淨，再經山風一吹，不消片刻臭氣便可散盡，我們再談上片刻前往正好。」